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攜李沈嗣選仁舉參閱

林學士文集

疏 林𤆬

陳言邊計疏 一强本 二儲才 三重將 四調兵 五賞功 六習射 七省費

臣竊惟頃者醜虜匪茹、侵犯薊鎮山西等處、至上厪

聖慮、特發綸音、命廷臣會議、此誠我 皇上制治保

邦之盛心也臣本書生不閑軍旅然當主憂之時臣受國厚恩愧不能效古人之義捐軀矢石間以敵愾禦侮乃使邊患孔棘如此此臣所以日夜痛心者也臣敢不竭其一得之愚以少裨邊備之萬一謹條為七議以獻若其言之可用與否伏乞　聖明裁擇焉

一曰議强本臣竊聞王者必居重以馭輕故京師者四方之本也天子六軍乃祈父之詩所謂爪牙以威天下者也本不强而能制四方者鮮矣臣聞北虜在弘治正德間雖嘗跳梁入寇然未敢深入薊鎮也當

其時薊鎮亦不聚重兵也其深入則自　年始臣請得而言其故蓋虜之敢于深入者緣宣府大同之兵不爲用也大同之兵不爲用者緣京師之本不強也夫宣大二鎮者我之門戶也國家竭府庫之藏日餽

今止從宣大入矣

歲輸豈特爲二鎮守哉無亦爲京師之輔使虜欲深入則以二鎮爲虞也故我之有宣大也譬人之有兩手以衛頭目也自嘉靖年間大同軍變之後二鎮之兵漸不可令非一日矣譬如兩手痿痺不仁不爲吾用雖其將帥非唐藩鎮之將帥而士卒實唐藩鎮之

士卒也然議者皆知其然卒不敢發其端何哉彼誠恐一旦有變而京師之兵不足以制之也寇日深矣可不為之圖乎臣以為欲制虜深入則莫若使宣大之兵為用數用宣大則莫若强京師之兵今三大營之兵雖號為八九萬人其實為私門占役買閑者十二三矣老弱不堪用者又十二三矣市井之黨名尺籍者又十二三矣其堪戰者尚不滿二三萬人矣本之不强何以令四方臣願　陛下赫然震怒救下本兵核其實欲補其隊伍然後命戎政大臣選于將領

若此則亦甚怯

之中，擇其曾經戰陣著名邊方知兵者數人，分而教之武藝，使各專一技，官給犀利器械，而巡視科道，又毋加省試，年終而校之，其技藝精者，則賞其將領，而保薦以待委任，如此將校競勸，士卒奮勵，不過二三年間，三大營之兵可精矣。六師既精，然後以禦虜專責之宣大，汰老弱，簡行伍，時操練，誅强梗，毋虜入寇，使之或禦其前，或尾其後，與薊鎮相為犄角，未有不得志于虜者也。漢唐之盛，其精兵猛將，皆聚京師，故

予嘗謂天下嘗有重處此勁兵處也天下積習則

漢雖有七國之變，不足敵關中之兵，唐劉闢反于蜀

（奸人生心）

高崇文所將兵五千。教練每如敵至。受命討賊。即日而行。遂平西川。皆本素強也。臣竊計之。宣大之兵不下十萬人。京師三大營。與宿衛者。亦不下十萬人。無有虜警。此二十萬人。聚處千里之內。未嘗見賊發一矢也。而以薊鎮獨當之。是國家養兵。常二十萬人無用矣。而薊鎮之費。歲歲增益。至不可省。其何以善其後也邪。此臣所謂強本之當議者也。

二曰議儲木。臣竊見國家之將兵者。雖有總兵參遊等官而參其權者。總督巡撫兵備也。夫此三臣者其

選未嘗不以才也然而任之或往往僨事以不才廢者有矣屢易屢廢者又有矣其才若是其難何也軍旅之事非書生所習其邊地山川要害虜情變詐未易知也又其恩信不素孚則士不願附威望不素著則敵不知畏又何怪其以才舉者而每以不才廢也哉今求士大夫之知兵者若韓琦范仲淹輩固不可卒得矣其次則莫若求習其事者求習其事者非素諳之不能得也臣嘗考之漢名將多爲邊郡太守唐之節度使其幕府書記叅軍之屬皆極一時智謀之

選。使舉臣僚自辟用而後人才始出後多出而持節鉞臣以爲宜倣其法以儲邊才今邊郡可儲而用者。其內則督餉邊郎也其外則各府州縣守令也乞　敕該部特重其選別作一途用之必擇其年力精強。廉能而有膽略者往任其事。又時察其闒茸不才及雖才不宜邊地者亟更易之至于撫按所舉官雖至微亦得露章顯薦。又每爲破格超擢使人人皆不以資自限而有上進之階是故爲邊郎郡守而才者。則可以儲兵備之選矣。爲兵備而才者則可以備巡撫之選矣。爲巡撫而才者。則可以儲

總督之選矣。爲總督而才者。出入本兵可也。如此行之數年。　陛下擇才于是乎取之。而才之不足者。未之有也。或曰邊地苦寒。而軍旅多虞。恐人情仕宦之所不樂。柰何。臣則以爲不然。夫邊地之視內地。固有間矣。若夫士之有志功名。而慷慨任事者。苟上之人有以鼓舞而作興之。則無不踊躍而赴者矣。此臣所謂儲才之當議者也。

三曰議重將。臣聞語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將不重而能得其死力。未之有也。臣常怪宋

人每有夷狄之患。及考其由。則不知重將之過也。葢其立國。懲五代藩鎮之患。而深疑武臣。故當其時。士大夫每好為議論以擠之。以王德用狄青之威名忠勇。而猶跋前躓後。憂讒避謗之不暇。彼其所以取將者如此。宜其夷狄之禍。與宋相為始終。武事不競。有自來矣。

今將比之于宋更何如也

臣竊觀今日士夫。亦頗有宋人之習。大抵好凌武臣。訾之為粗才。故雖有仗鉞專閫。其寄甚重。而郡縣之吏。亦每與之爭揖遜俯仰之禮。以為氣節。至其橫遭口語。無緣自明。重者報罷。輕者行勘。事體固

當爾耳甚非所以養武臣之銳氣而勸之行鬬也且夫武臣固不可求備也假如近年邊將梁震貪而智于刼營楊照傲而勇于赴敵周尚文謾罵而仁于撫士若以寸朽棄之必欲求熟軟庸鄙之夫使為干城彼其屈首折腰于權要之前重失富貴不啻奴隸而責之能運籌制勝免胄捐生豈有是理乎臣以為宜敕兵部轉行督撫優其相接之理其軍中賞罰稍使得以自決不必一一牽制以文法至若有遭論劾者亦當斟酌其前後功罪常有為國惜才之意小過私

嫌皆可勿奪兵柄使得自効委之以權結之以恩待之以禮而士猶有不爲封疆死者則非人類也此臣所謂重將之當議者也

四曰議調兵臣竊聞善用兵者必當明于攻守之說是故攻可以爲守守可以爲攻此用兵者不可不知也臣見近者每薊鎮有警輒遠調諸鎮入衛非策也此不明于攻守之說也人臣自保之利非社稷之福也臣不暇遠舉即如嘉靖年間若總督楊一清王瓊之在邊鎮也時時厚集其兵出塞耀武使套虜畏之

輙移帳遠避不敢近邊況敢深入乎是故當其時薊
鎮無虞亦各鎮之兵有以牽制醜虜以攻為守也近
年以來入衛之兵既已屢調榆林延綏等鎮每千里
赴敵不勝其疲于奔命也是以精壯日耗諸鎮兵弱
今則以調兵為推諉之地故邊兵敝于奔命
虜無所忌故薊鎮之患日深也臣以謂自今以後可
勿復調即有虜警但令各鎮總督等官按揚一清王
瓊故事或揚兵塞外或乘便擣虛劫其營帳收其老
弱産畜使虜狠顧巢穴自然不敢長驅此制虜之一
奇也若以薊鎮兵少不足禦敵則選于河南山東班

軍可得二萬人矣。又不足。選于眞定保定河間達官民兵。又可得萬餘人矣。又不足。選于河南山東民兵又可得萬餘人矣。待其有警。令一副將將之。以聽總督之指揮。加以薊鎮額設之兵。亦足用矣。此其于道里甚近。糧餽甚省。孰與遠調山陝。徒以弱各鎮之勢。而耗大司農之財也哉。晉重耳一致楚師于城濮。而齊戍撤。宋圍釋。田無忌直走大梁。邯鄲之難遂解。夫兵固有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此也。若夫一方有警。即多調兵。必處處置守。特庸將耳。此臣所謂調兵當

議者也。

五日議賞功。臣聞兵法曰軍賞不踰月。欲人速得爲善之利也。今臣竊見本部主客所掌。其以軍功賞者。遠者或五六年。其又遠者。或十餘年也。又其遠者。或其身死而子孫在也。求其一二年賞者寡矣。況不踰月乎。臣嘗深求其故。國家以首功爲重。在北虜者。其功尤重也。其功尤重。則其核尤詳也。意欲以勸功耳。臣以爲與其重與之而遲之足以勸有功也不若輕與之而速足以勸有功也何也。語有之。激江西之水

以活涸轍之鮒。毋寧得升斗之水。易活也。今夫戰士之有功者。性命係于鋒鏑。而必受制吏胥之手。死生決于須臾。而必待勘數年之後。雖得重賞。是激江西之水之說也。其孰肯以是爲勸乎。謂宜乞　敕兵部擇其所屬公廉司官二員。每歲同行九邊。以察有功。春而往者。及秋而代。秋而往者。及春而代。會虜入寇之地。則當隨軍紀功。無論軍民。有能得虜首級者。即詣驗實。不必多方委勘。以滋弊端。其當賞銀者。陞級者。會同彼處巡按御史奏聞。本兵題覆。要之不得踰

年其過期不舉者言官得而糾之所遣之官驗功不實或因而行私與諸將為市者亦言官得而糾之如此則士之用命致死于敵者雖薄其賞而人亦無不勸矣又間諜者兵家至要也今邊郡墩軍為間諜者宵行晝伏出入萬死勞苦甚矣未聞有錄其功者也宜命諸將歲各以其名上本兵酌其年勞與斬敵同賞其有能得虜之真情及入虜酋帳取其器械衣服為信者尤厚酬之夫按尉以捕賊得官者其賊之真偽未可知也而錦衣且數千矣獨不可與此輩比乎

臣所謂賞功之當議者也。

六曰議習射。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臣嘗觀春秋晉楚大國治兵中原。未嘗不以射爲重。及漢制匈奴尤爲長技。漢人所謂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革笥木箭不能支是也。蓋匈奴之射中。其中也常在數十步之內。中國之射中。其中也常在百步之外。計其遠近。勝算在我矣。是故制虜之技。雖各有專習。至于射者則當人人而教之。習者也。臣聞今三大營之兵。亦嘗教射矣。然有司者以賞之不足以徧也。故其爲

的。必示之難。夫如是則射中者少。射中者少。則得賞者少。得賞者少。則習射者少矣。此教射之虛文。而非實欲習士于射者也。實欲習士于射者。則必群而教之。別其生熟。而漸習之于難。而求其精。當賞者請之于上。而別設法以給之。則六軍之士。莫不習于射。必有精者矣。令主者籍其名而記之。有待而用之。又此試之法廢久矣。厥之校射。為之除其吏胥之害。使其得幾替遲速。一決于射。則武弁之臣。莫不習于射。必有精者矣。令主者籍其名而記之。有待而用之。又比

直隸八郡多燕趙慷慨之風其民好挾弓矢所謂邊

邊箭可至三百步外余未之見也

箭者虜尤畏之使各郡太守咸立法教民于射歲時校藝如漢郡守之都試其能者稍優其役則八郡之民無不習于射必有精者矣令主者籍其名而記之有待而用之又武舉之以論策取者大抵無用記誦之文而非眞有籌畧也其以步箭中多者往往罷歸不亦惜乎夫射挾九矢能中五六可謂精矣令主者籍其名而記之有待而用之信行此數者則中國之能射者衆矣然後布之邊境或使之防民田作或使

之出塞射獵以懼虜或使之剪虜零騎或使之雜于戰陣取其名正貴人所在用之無不可者蓋徹札入石之技敵人所憚自古記之矣此臣所謂習射之當議者也、

七曰議省費臣聞之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又曰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今虜數入寇則兵固不可解兵不可解則費未易節也然國家經賦所入者不過二百萬而九邊之費歲且三百萬矣長此安窮乎此誠今日之大可慮者也臣嘗究之各鎮之主兵

此言也聞之久矣何以久而不置也

皆有定額而其費常在于客兵客兵之費在于無事而食諸將不知兵之過也夫虜情變詐難測也故每欲寇吾東而示之西欲寇吾西而示之東諸將惟其不知兵也故先事則懼其必至而調兵以守虜不必至也是所調之兵無事而食者常衆也既退則憂其復來而留兵以防虜不必復也是所留之兵無事而食者常衆也是故一日則有一日之費一月則有一月之費兼之客兵之餉既給之于此主兵之養又不裁之于彼以一人之身而倍食縣官又無事而食也

然則物力安得不詘天下之財安得不匱哉臣願
陛下明敕諸將為國忠謀毋徒為自保之計其禦虜
也必明于地利察于天時探候必詳策應必審虜至
而備嚴其調兵也先遠者二三日可至也者勿先事
而集之以費縣官虜退而備弛其撤兵也先近者二
三日可歸也者勿既事而留之以費縣官當備而不
知備當撤而不知撤必覈其實而寘之法如此則諸
將畏法莫敢有張皇欺蔽客兵之費固可漸省矣又
江南各處所輸軍實若弓箭器械之類其堅好犀利

不及北地遠甚以有用之財易此無用之物甚可惜也亦宜 敕下有司將內庫所積發給各營度其有餘其各處應解者皆可暫徵折色不惟彼此兩便所省水腳剩餘當不少也此臣所謂省費之當議也伏乞 聖裁

書

答汪中丞論倭寇 倭寇

尊論八郡承大亂後今已晏然無虞且年穀屢登天人之助但恐議者見外患稍息得無有以盡遣客兵

爲言者乎。僕一爲不然。大抵閩之寇與浙異。閩土地之廣人民之富。不過浙一大郡耳。賊之所欲者。宜莫如浙。倏來倏去。未聞有導之者也。閩則漳潮濱海之奸賊。至爲之耳目。賊退爲之橐囊。植惡本閭井閒。非一朝夕矣。若一旦寇吾無備。兵朝遣而賊夕至矣。可無慮乎。是故不罷兵之害者。不知養兵之利也。爲天下果有所謂客兵邪吾未敢信也今之計謂宜漸練土兵。土兵則可以漸減客兵。然練兵之法。側聽鄉人言。往時者有司城守。試募獵徒。倭輒不敢近引去。是一爲長技。可以制倭也明矣。庶民在官。

若民壯弓手之類。在在有之。假使習之善射。數十人足守縣城。數百人足守郡城矣。此亦伐謀之一策也。伏惟明公裁焉。夫以明公英畧不世出。欲爲澈省建無窮之績。何一不濟。乃蒙下問。盛意不可虛。辱鄉士之慮。或農馬智專。故敢忘僭越。臨楮惶悚。

記

清軍察院記　清軍

國家置兵衛所之隷各省者。間數歲理其政。則遣清軍御史使四方。制也。慊嘗私論以其任爲難焉。何者

御史法官也。諸御史之使者、要以守法為奉職。淸軍則非守法之難也。足兵而不病民、得法外意為難耳。夫兵者。民之所易擾也。人情莫不懷土。卽得其當而遣之、行者齎。居者送。已不免于愁苦而怨咨。一或不當。吏胥得操人情所畏為奸利。鬭閧閙訟獄繁興。故遣一人。而騷動者。殆數十家矣。嫌釁者承乏南曹。會大司馬欽、攝官再焉。每見四方所遣。內實宿衛。其舊隸籍者。或多老弱羸病不堪執兵。新隸籍者、必有罪率下大辟一等。又不足責之親上死長。明甚。其實難

用也夫以無用之軍而動已安之民是故先朝名碩而余何不為之所乎建議多欲變而通之以寬海內元元顧樞臣椒守故常謂制不可改故嫌謂清軍使者其在于今之難也又曰時選清軍御史一員甚無謂也若夫能得法外意固非仁人長者達治體者不足與于斯矣今奉命吾省御史侯君殆其人歟始御史君之未至也民習見前使故事咸起險膚相動御史君至下符遝而遣吾視諸故籍罪而遣吾審諸時臬法疑者原民不得妄有所扳戶絕者免吏不得更追呼于其里又曰吾在也吏不敢吾民擾異時者其如何

凡絕戶者。書之籍。藏于官。書諜給其里之人永勿擾。猋不期月。得兵二千餘人遣之。吏無私焉。民無怨焉。政修于堂序。而數千里內閭閻晏然。前此所未有也。昔魯作丘甲。益兵困民春秋譏之。仲尼論爲邪。無寧去兵而食不可去。若御史君者。豈非所謂仁人長者之用心。而又達治體者耶。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御史君其有焉。先時清軍以不時至。官寓未有定。會城之南。舊有公署。御史君乃定居之。有司遂請立石紀

其始。而並書。御史君之畢政爲後法程。慊不佞猥屬筆焉。御史君。諱堯封。字欽之。登隆慶辛未進士。蘇之嘉定人。其至閩也。嚴吏治。察民隱。分別淑慝。無不當于人心者。他政不書。書其職之所專云。

序

陵寢紀前序

臣惟山陵之制。自漢以後始備。三代尚矣。然臣考儒者所論述孔聖之言事親。必曰葬之以禮。又禮檀弓所載孔子合葬其親甚詳。蓋送終大事。古人愼之。況

王者富有四海，天子之孝，固宜其不以天下儉其親也。洪惟我　皇上盡倫立極，于我　二聖山陵，尤極崇重。上初受命，謁辭　皇考，顧瞻伏慟，既而定名顯陵。命有司更其制度，歲時祀享，咸視天壽山七陵之儀。其後躬巡楚服，營度玄寢，又歲命修葺，簡遣重臣，至纖至悉，莫不仰軫孝懷。恭我　二聖山陵之在南紀，雖遠隔數千里，而我　皇上承言孝思，常若羹墻見之焉。以儒者論述孔聖垂訓，自昔帝王之孝，敵有過于我　皇上者哉。若夫當時群臣建遷陵之議。

前後數十上。上内奉往訓。斷自淵衷。以 皇祖
成祖爲法。此尤聖神之超然遠覽。所以善述 二聖
之事。善繼 二聖之志者也。其大者臣已載 聖孝
大狩御製紀中。臣謹采顯陵規制。及歲時修飭之典。
并設官置署。重在陵寢者。爲陵寢紀。又岳懷王常寧
善化二公主園墓。置守冢。命輔臣撰碑誌。皆 皇上
廣罔心之孝。愛其所親。故臣亦並錄之云。

後序

史臣贊曰。臣按山海經。荊山之首曰景山。蓋我純德

山發于終南、經大華二室桐栢、然扶輿磅礴、爲內方大別、南際漢而清淑欝葱之氣、乃鍾茲山、奠雲夢、配衡嶽、又天子岡之名、若素定者、豈非所謂天作高山者邪。先是其山居民嘗夢先帝幸其家。覩王者儀衛甚盛。又其家人時見有神物焉蜿蜒伸蠖于其屋梁未兆　上爲　睿考卜兆。正直其地。及我　獻妣南祔則山靈託物。以告異石之處川后安流而增乂涸之漲、又甘露之降于陵樹者再焉。昭哉天之篤我明祐也。旣鍾美茲山矣。乃或先期而兆吉。或後事而告

祥。肆我　皇上。愼終大孝。求端昭受。動協厥宜。葢

聖上之于天道。相爲流通。徃來相應之妙。是豈尋常

之所能測哉。

萬壽宮慶成頌并序

萬壽宮

嘉靖四十一年、臣伏覩萬壽宮慶成。據坤靈之寶勢、模乾象之玄規、皇皇哉誠九重之壯觀、萬方之拱極也、臣嫌不勝忻忭、退自思惟、夫王者繼天立極、高拱清穆之地、固旻天之所眷顧與宅者也、然稽之經傳、攷之載記、自昔帝王考室兆祥、則固有之、至于昭示

長生以彰無疆之休者益振古未之前聞故斯于之詠以美周宣中興然未及受命也帝乙之鏞宮雖稱受命矣然未及錫齡也豈非大德格天固有所待卜明明降監亦鮮有獨膺其隆者與洪惟我 皇上握符當陽履庶平之運值制作之會頊者經始萬壽宸宗百堵皆作其南則有萬壽曦福翊祿之門其北則有壽源之宮永綏之門又其北則有太玄之亭凝一之殿衍慶之門其東爲宮者三則有萬華萬和萬寧其門則有金寧金瑞攸順攸利其西爲宮者四則有

仙藕仙樂仙安仙明其門則有常寧常和常善常輝又有含祥成瑞永康永順迎祉納康諸門金鋪玉題交輝相映然總而名之曰萬壽宮者則上帝申命之所錫也猗歟休哉此其眷我　皇上長生億萬年無疆豈非臣之所謂振古未聞者耶是以茲役也經營于去冬告成于茲夏甫歷時而成功夫豈人力能至于斯哉實神靈之所默相也蓋我　皇上聖德神功巍巍蕩蕩覆冒萬方治久化成含生之類莫不蒙澤歸仁以躋壽域而又小心事帝至誠格天獻享之精

達幽至和之氣塞明是以上帝儲休賚祉長發其祥茲者宸宇維新眷顧與宅故宜其超商軼周亘千古而獨隆也與然則我　皇上膺寶籙契眞詮福履之綏川至日升而是宮之建所以寧皇躬延仙算允矣配天罔極豈非宗社靈長之慶哉臣惟古之臣子歌頌其君父宮室之美竹苞松茂鳥革翬飛而又祝其居處之寧寢興之安夢兆之吉乃誠忠愛不能自已之情也至若我　皇上受命于天長生御極茲役之建尤爲萬世希偶豈可無聲詩以頌盛美臣不佞願

徽附于詩人祝君之義敢竭其愚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皇矣上帝兮祐我明監我皇德兮歆治馨翼翼宸居兮凌紫清築室百堵兮不日成豈人力兮能經營昊天有命兮惟皇靈承錫名萬壽兮介長生福我聖皇兮居永寧群工稽首兮騰頌聲考室見祥兮稽之經惟我今兮古莫與京重祥疊瑞兮何充盈紫氂星兮馴堦庭瑣莖産兮羅軒楹眷惟與宅兮億萬齡北辰居所兮拱衆星地久天長兮歌太平

贈節齋劉公之江西左轄序　理財

今理財非古之所謂理財也古理財必周知四万利病而制其用是故有斟酌損益之政焉今不然司農理財于內者也賢者潔其操謹司其出入之數而已

若此者已不可多得

郡國之務不得與焉方伯理財于外者也賢者潔其操謹司其出入而已 朝廷之論不得與焉由內與外不通爲一體故斟酌損益之政無所施視古制用異矣財之恒患不足也固宜嫌叨通籍以來備職論思持空文未嘗習錢穀事然亦耳剽一二奉萬乘廪百官官府之費疆埸之需姑置勿論竊謂今所議有

八焉宗藩至衆也人給之祿至難也。諸侯相以下與其委之闒茸昏耄是優也。毋寧使踈者。得以德詔祿焉諸侯支仕國。大夫支仕家。周法也。宜議一。四方治平久矣雖南北一候尉可也。諸鎮擁召募自封殖。在在有之。士隸衛所丁壯籍官又不減也。昔兵一。今兵三。昔供其一。今供其三矣。宜議二。公田也。軍田也。民田也。奸胥豪宗。乘歲久亂常賦之則。有司爲名高首尾莫之省。貧者歛日重。逃日衆。而土日荒。宜議三。溝洫古人所盡力也。長江以北。大抵廢不修。置田官使

管其地。幽薊徐兗。沃土也。且支流濬河恣渡。抑亦漕利宜議四。執利權之吏。必慎其選。而重其人。官以次及。廉不見異。溢常稅。則務為商德。或貪冐冀力。論定而徐汰之。不已晚乎。宜議五。京師內庫之藏。若布帛。若弓矢。若丹漆器用。腐敗山積。猶歲徵四方。不已也。不過中人利私橐耳。請而歸有司。時視多寡緩急出納焉。收羸餘不可勝計。宜議六。東南歲漕數百萬石。凶年取盈。則民病。西北或樂歲穀賤。則農傷。閒行和糴實彼此俱利。宜議七。吏執籍稽田野戶無敢隱者。

大都通邑僑居何限以四方計之蓋不下數十萬戶也中戶三男子乘富厚交王公大人而賈貧民子錢乃縣官不得其粒粟寸帛搖而徵庸可以抑末宜議入凡此入者司農不曰郡國之務非吾與也或不便者必斟酌損益而布之外方伯不曰　朝廷之論非吾與也或不便者必斟酌損益而請之內是謂周知四方而制其用財猶患不足者未之有也蓋嫌嘗竊

此入者竟當作理財議似非序体

議今理財所宜如此萬曆五年會有詔吾省右轄靈壁劉公擢江西左伯公行有日矣群公以嫌素辱公

知也、猥徵嫌言、嫌贈公、則有理財之說焉、公廣而儉、直而清、毅然負大臣望、故夫徒潔其操、謹司出入、固不足爲公道、抑所謂斟酌損益之政、非公也、觀圖之、異日者、公儻議事上前、必陳古理財、以廣上德意、使公私俱足海內元元、無不得其所斯大學平天下要道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吳培昌坦公
　　　黃子錫復仲　參閱

陸北川奏疏

疏　　陸穩

剿除山寇事宜疏　勦寇事宜

陸公以江西按察使進南贛軍門獲張璉後改南少司馬中丞罷歸歸後以巡撫吳公冊其治行復

臣體得廣東饒平縣賊首張璉等、大埔縣賊首蕭雪峰等、程鄉縣賊首林朝曦等、往來福廣境上、瀰漫充

斥動以萬計道路爲梗兵至則遁入巢穴兵退則復

賜白金綵幣亦異數也

肆剽掠作患日久地方漸不能堪各該督撫等官非訓兵振旅大彰討賊之舉掃除巢穴則無以收蕩平之功而其禍未已也臣竊謂今日之事不患無兵而患無糧不患賊巢之難搗而患事權之不專所有事宜二欵上塵　聖覽一曰明職掌臣竊惟天下之事

羅公作平南傳門南贛軍門自文成平

勢一則專勢分則散南贛軍門界四省之邊其勢巳

寇後而康公繼之

分屬矣前此承平之時以無事處事諸路有司不責以苛禮任其以秦越視之至今遂成不相聯屬之勢

然昔猶可言也今日何日盜賊縱橫于江閩諸郡而一夕不能安寢矣雖合勢以爲一猶恐不支而況猶秦越乎哉臣所言者非以爭有司奉行之體也除盜以兵用兵以粮江廣錢粮皆有巡撫司之固舊制也福建未有巡撫之先汀漳與南贛一也自有巡撫以來有司但知有彼省之軍門而不知有臣兵馬錢糧一聽彼省軍門之調遣支用而不及于臣臣之所有

鹽稅亦文成既請行廣鹽

者不過贛州在營之機兵千餘不解之鹽稅二分耳

而稅其餘利以給軍府者前此未有也

及其盜賊一至則又曰此非我事也南贛軍門事也

權則已去禍則獨談空文相加雖切何補臣及今不言是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臣謹按地圖計道里漳州之去省也可五六日而至去贛則月餘矣汀州之去贛也可七八日而至去省則月餘矣行者以月計則文移往復必兩月而始相聞兵行一日四十里半于行者則調發應援亦必兩月而始至地不相及而賊情倏往倏來即有分巡漳南道其勢不能兼理也雖理之可即濟乎以此推之既有福建軍門則南贛軍門之不可兼漳州也明矣臣請以漳州一府聽福

建軍門專理以免彼此牽制之患以絕互相推避之嫌其漳南道及湖廣之上湖南廣東之嶺東南韶等道兵馬錢糧凡備勦寇之用者皆許臣專制應而授方略者以期來見應文移請詳者允而後行諸道不得以彼省之意向觀望于其間如仍秦越相視者聽臣叅奏處治庶乎事權既專而展布亦易盜賊不足平矣

二曰增軍餉臣查得正德五年都御史周南征大帽山諸巢請支福建布政司屯糧折銀附海依山鹽價與贓罰等銀正德十二年都御史王守仁征

南安諸巢請支江西布政司南糧折銀并諸郡贓罰等銀各數萬兩俱克成功蓋天下之勢不至于極壞不可爲之地則不肯破格以收權宜之託今賊黨旣盛三省合剿非用兵三萬不可也以旬月計非用糧十萬不可也贛州鹽稅除八分解京外每年所餘可四千兩耳兵法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古所謂千金者亦非今之千兩也計每人每日銀一分猶尚如此今官兵行糧每月二分而犒賞牛酒之費不在是焉則今之所費五倍于古二分鹽稅僅可供三五日之費而已前都御史楊伊志請留鹽

稅一半者非不知南贛事勢之急而姑以緩戶部之催解也戶部之許三分者欲以濟三邊之急而未知南贛之急尤甚也疆埸莫非 朝廷之土莫非濟兵糧之用何擇于南何擇于北今日之事可謂極敝雖使才如周南王守仁者為之尤須假以便宜方克有濟何況臣愚安得不束手無措倘弃贛州之所有者不為請留而欲如先臣借支別項之所無者。勢益難矣傳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抑亦立而視

其死與今日之事頗類于此蓋避嫌之罪小坐視流患之罪大臣以此自決矣伏乞敕下戶部仍將前四年鹽稅通議留作軍餉自四十年以後量留三分庶乎食足兵强智者效謀勇者效力而盜賊不足平矣

嚴責成以完勦賊大計疏　勦寇機宜

臣照得饒平大埔程鄉等處賊巢奉　旨會勦事在必舉其間事宜恐各道議處未盡今參將俞大猷到任久為名將老于用兵必能周知其議得大兵進勦以知地形為先必每縣各取畫圖貼說一張仍各選

不以各道為重而以參戎為重陸公亦能用人

嚮導多者二十人少者十人務能知賊巢險易道里遠近共有幾巢每巢徒黨幾何人又良民村分幾處每處幾何人俱能一一講明差有恒產識事監生或生員或省祭二人管領前來以備參互辯審然後酌量周圍進兵該分幾大哨每大哨合用兩司官一員爲監督用叅將或都司一員爲統督各該用兵幾何又酌量每大哨該分幾小哨每小哨合用守備或指揮或千百戶一員爲哨官各該用兵幾何何處要害應該把截合用官兵幾何大約三省共用兵十萬謂

取何項漢兵或土兵充用。然後總計其合用錢糧。如兵初調到犒賞幾何。進山犒賞幾何。出山犒賞幾何每月該行糧米幾何。魚鹽銀幾何。約三月餘該共幾何。賞功銀該幾何。先期運在何處收貯。鉏斧鑿鎖之類該幾何。火藥幾何。大小銃幾何。各項錢糧。約每省該銀十萬兩。如何措辦。行調漢土之兵。酌量地里遠近。剋定日期。一面題知。將大小哨圖貼說。并前項嚮導。發與大小哨官一齊進攻。眞如泰山壓卵之形。大火燎原之盛。豈不糜爛焦枯哉。嘗見兩廣及湖貴地

方大征其略如此即如苗黎之山可謂險矣徒可謂衆矣兵進之時有據山爲巢以自固者亦終破滅未有聚衆與官兵接戰及流突遠出者蓋官兵抵巢各賊之心在于保護妻子父母逃生不暇自無固志（所謂攻其必救使其牽制不暇相拒）惟兵後不善處則數十年生聚又有一亂乃其山勢使然也天下事不一勞者不永逸若姑息玩視遷延歲月其所費不止一勞而終又不免乎費矣臣惟盜賊之生其故有二饒埔等縣僻居山谷憲臣巡歷罕至其地爲有司者無意恤民惟圖盈橐百姓苦其誅求

無計自全起而爲盜提戈四出殺人如艸莫敢誰何此盜賊之所由生一也倡亂之後飽慾而歸鄉人羨慕以爲生計莫利于此故雖良民亦樂從此盜賊之所由盛二也盜賊之難勦其故亦有二軍門者 朝廷所倚以除盜安民其責重矣先時都御史王守仁凡有事一方卽請分委督兵親勦自是而後地方承平人心玩愒雖所屬密邇者不過遣人問賀呈遞憲綱一冊卽以爲能事已畢而編立保甲團練鄉兵操知賊巢險夷議處兵糧等務公文檄之不行遣人促

之不至如人之病元氣已絕四肢百骸無從統攝臣不意事權敗壞一至如此此盜賊之難勦一也道府各官資望已深計日遷轉盜賊始發不加撲滅苟云招撫撫之不聽則榮之冠帶許其立功夫爲盜既有利矣而吾又榮之人豈不樂從盜即所謂立功者不過妄殺良民以塞責豈肯自戕其黨以孤其唇齒之勢哉盜賊不盛于此必盛于彼在漳南者以爲廣寇在嶺東者以爲閩寇互相推避延緩歲月以冀遷轉苟以遺之後人而已此盜賊之難勦二也臣愚竊謂

內政脩則遠人服謀除盜而不先清吏治甚非正本澄源之法也臣請敕下吏部都察院凡惠潮貪吏廉得其實者必重其罪毋令苟全以爲將來之戒則有司皆知恤民而盜賊無自生矣難勦之機在上不在下則今日責成無他法也守巡兵備等官有事于茲者卽資望已深敘應遷轉但加以俸銜不得別補府縣正官雖遇遷轉亦待夾勦事畢方許離任或計功超擢以償其歲月之勞庶幾人有固志臣之號令易行而蠢茲醜類不足滅矣

議復抽稅以濟兵糧以備征勦疏　　抽稅充餉

臣照得南贛所屬地方、各處流賊竊發。警報日聞。且地方廣潤、賊巢連絡、未遭懲艾、勢漸猖獗、今鄰壤多交通之奸、常操乏精强之技、揆兹事勢、必藉客兵方可防勦、而本鎮别無堪用錢糧、雖有歲收二分稅銀、一年所入、不足供一年所出、目今府庫空匱、將何支持、各道會議、何項官銀可以動支、何項商稅可以抽取、何前有行、而後乃停寢可以修復、何昔頗縮、而今有贏餘、可以增加、多方籌度、徧行咨訪、或按諸往牒

或創為新圖、脧公務稍裕、而緩急有備矣、查得正德年間、兩廣蘇木胡椒象牙瑇瑁滌錫檀鐵等貨、俱從南雄府太平橋及南安府折梅亭抽稅。至贛廠再稅方許下流。後因奉詔停革、蓋以比年承平無事。軍餉有餘。故可少緩、邇來地方多事、錢糧不給、師行糧從、勢不可已、旣不可取之于民復不得取之于官。則如昔賢范仲淹所謂厰若取之于商賈。況蘇木胡椒象牙等貨皆係貴物。客商獲利頗大。縱少取之。亦不為病。上可以供軍國之需。下可以免徵派之苦。亦不得

已濟時權宜之策也。去年閩廣寇發，閩各鎮皆以無糧自困，姑從招撫，致其猖獗，臣自蒞鎮以來，首以四年鹽稅奏請，荷蒙　皇上俞允，繼而慮其不足，則以南雄商稅潮州鹽稅爲請，而不知先已爲人所有矣。程鄉諸巢，逼鄰江西，盜賊一日未靖，則江西不能一夕安寢，江西不能一夕安寢，則臣鎮不能一日廢兵。縱使他年鹽稅盡留，僅可供三千兵之費，而況又有限耶。臣鎮界四省之邊，事權不專，特具奏明，又蒙
皇上假臣以有爲之權，凡軍馬錢糧俱聽調度，臣亦

自謂可以藉此滅賊以報 聖恩萬一而詎知有不然者非獨錢糧各有所司而處處防寇處處空虛自顧不暇何有于臣臣雖百口以欽依爲詞徒付空言而已新行稅法斂怨之道前任都御史范欽本爲軍儲心無所私而浮言一倡禍及其身臣亦知此舉非所以市譽而避怨也然事勢窮蹙欲爲則不能欲已則不可反復討慮亦有不得而辭避者敢爲上請伏望 皇上軫念邊陲時艱用詘敕下工部俯從所議

添設縣治以杜三省盜源疏 添設縣治

臣體得江西廣東福建三省合界山中近年以來盜賊生發至有數萬見議征勦其中有一征勦而永無後患者有用兵之後所當善處以為永久之圖者如饒平縣之三饒地方去縣治不遠南濱海邊大路田地豐饒禮義教化所及自古以來未嘗為亂近因張璉倡禍不早剪除乃至今日故臣謂一征勦而永無後患者此也惟廣東之程鄉興寧江西之安遠福建之武平數縣之間重山疊嶂藏奸伏慝賊首周三等作亂于永樂之年王胥讓等作亂于景泰之年鍾世

高等作亂于天順之年。高安等作亂于成化之年。陳玉良等作亂于正德之年。其初皆因小寇竊發。各縣相推。不即撲滅。釀成大患。凡各賊猖獗之時、殺戮良民官兵、不知幾千萬命、勦平之日、糜費官帑百姓之財、不知幾十萬兩、故正德年間、巡撫周某查訪四縣之中。雖山嶂萬疊實多寬廣平地膏腴田土祇因離縣太遠。政教不及。民易生亂。議于適中之處。建立一州。以四縣屬州管轄。官府又因征勦之後、財用困乏遂從停止、殊不知每數十年一亂一征其糜費財物

殘戮民命不可勝算然則一勞永逸貽千萬年之安何憚而不為乎　聖王所以制馭四方者以其有禮樂教化為維持之具如有州縣則必有學校鄉飲酒禮四時祀典民日習見庶幾攻惡從善囿于德化而不自知歷年建議將成而止者亦有其故蓋欲以新設之州隸于廣東布政司則武平安遠欲其隨州以遠屬于廣東則難也欲以州隸于福建布政司則興寧程鄉安遠欲其隨州以遠屬于福建則難也欲以州隸于江西布政司則興寧程鄉武平欲其隨州以

遠屬于江西則難也。其互相爭立近地以圖便無怪也。臣今議州治惟因近築太平營之城五百丈以爲州城。程鄉縣所割鄉村獨多。約湊米六千石。而興寧縣所割鄉村。湊米二百石。武平縣割鄉村湊米三百石。安遠縣割鄉村湊米二百石。通共米六千七百石立爲一州。惟以安遠一縣屬之。以此州屬贛州府江西布政司。此州既立。得一賢長則一年之內。敎化可行。其安遠黃鄉等處。設立鋪遞。府州縣官。及一切公差人役往來經行則三年之內皆爲衣冠文物之區

矣臣謂用兵之後所當善處以爲永久之圖者此也但行勦之際各縣或以割地爲難而陰沮其事獨不思征勦之師乃仁人萬不得巳之舉永久之圖其利溥其功遠省他日無窮之費活千萬年元元赤子之命誠今日所當矢心以共成其美也近奉 明旨犂庭掃穴蕩平有期若不趁時設置州縣據其心腹要害以扼塞各賊之咽喉斷絕諸冦之脈絡不過數年又將屯聚生息禍根終未剪除但今議欲立州則錢糧不多合照福建之平和江西之崇義建立裁減縣

分近築太平營城內依各縣事例另加捕盜主簿一員更添設總兵官一員駐劄本縣鎮守凡南贛汀漳惠潮諸路叅備等官聽其統轄督令往來巡視撫綏將見天下無不可化之民歲改月移自然畏威懷德相率而趨于善矣臣謂一勞永逸之策莫善于此

俯順民情添設縣治以絕盜源疏 添設縣治

臣據鎮守三省副總兵俞大猷稱近日閩廣地方山寇生發乃數十年一變經勦之後即有數十年之安惟福建上杭縣三圖之賊則百餘年來無一年不嘯

聚出刼累經撲殺而不能剿服向化故閩廣山寇異推此賊爲宗祖其餘皆效尤之流裔也猷嘗躬歷親至其地宣諭 朝廷威福徧觀上下水溍村巢乃知其山深路遠地險林密迥異他處近雖立有撫民通判專管往來不常道政齊刑且無其法況望其能以德禮教化兇民哉夫政必久然後能易其俗民必親然後能道之善惟縣令乃可望其有此豈府佐所能爲哉隨據地方人民告稱溪南地方東接永定西毗程鄉北仰上杭南聯大埔四面相通易于誘惑兼以

恃險作亂。近雖添設撫館。但往來不常厥居。致使人心玩法。地方不寧。必當添設縣治。且峰市附近。又通閩廣要路。地雖褊小。猶可以爲善邑。臣因體勘得地方河頭阜一處。地勢寬廣、山溪環抱、堪築城池、就近撫治、合割上杭縣來蘇三圖一里、及四圖一里、溪南三圖一里、及四圖一里、永定縣勝運一圖一里、計共五里、設爲一縣、其各圖之田、原有別圖之人承買。將糧收去別圖者。候設縣已定、聽該縣官清查收回本圖立戶當差。地因圖轉、粮隨地割、斯公無告困、私無

偏損而亦可免混雜紛爭之弊然上杭永定共割五里在二縣之民必以削地爲難不知此方未寧則二縣受其禍此方既寧則二縣先獲其福矣其合用錢糧宜於汀州府八縣丁糧通融派辦在八縣之官亦必以擾民爲辭不知此方未寧則八縣首受其禍此方既寧則八縣先獲其福矣但所議上杭止割三里永定止割二里以五里爲一縣似覺太狹查得河頭早逕逝以南則大埔之嶐坑看牛坪其接壤也逕逝以西則程鄉之桃源松源其接壤也此二處雖爲廣

東之廨。實與三圖為鄰。蓋風聲氣習。彼此相同。男女婚姻。彼此相通。況此二處。故稱多盜。其去大埔程鄉頗為隔遠。即號令政教。恐非一時所能訖者。蓋地遠則難轄。民亂則難齊。勢固然也。今若以嶐坑看牛坪桃源松源。而隸之河頭新立之縣。則程鄉大埔。可以不煩遠馭遙制之勞。而新立縣治。亦可以收平定安集之績。彼此交相便益。而非所以相厲也。然欲割地又須定經界。行丈量為先。蓋經界既正。則田畝之隱匿可稽。丈量既行。則田稅之徵收可攷。且如上杭來

蘇之田非必即來蘇之人之田也。永定溪南之田。非必即溪南之人之田也。或有在城之人而買田在彼都者。或有別都之民而買田在彼都者。若不加之丈量。定之版籍。則後來之差使遞年之徭役。更相推避難于畫一。而反以滋紛擾之弊矣。

邊方災患懇免加派錢糧以安人心疏 免南贛加派

臣據南安府四縣里老呈稱南安僻居江西之窮源路當嶺表之首地。所轄四縣。共止六十里。總計一府四縣之糧。不及外府一縣之數。郡小而路當衝要。粮

少而賦實繁重以六十里之編民數年增至五千餘兩較之舊額是加三之一矣兼之十年之內遭巢賊之搶者八值水旱之災者三百姓之荼毒于寇盜顛危于兵荒者不勝其苦而不獲寬恤之惠是驅之爲盜也即今地方之生聚日微三巢之賊衆日盛夫豈無故盜差重則民貧民貧則盜起今應征求者不惟有催科之累且有繳綵之苦入盜巢者不惟無拘攝之擾且有搶掠之利民亦何苦而不從盜哉民差已甚于昔賊犯益熾于前大爲地方之憂乞照先年糧

額而加派盡爲減免庶窮民更生可以存江西之藩籬矣臣又據贛州府十縣里老呈稱贛州封疆多鄰閩廣山賊之出沒靡常巢寇之盤據日久亡賴聚于鄉落則妻子半爲虜掠田圃盡見荒蕪一弄兵于城池則墳墓多被空開房廬悉爲灰燼幸遇軍門進兵勦滅地方稍寧然瘡痍之困甦方蘇而官府之催徵尤急夫租出于田也今各縣之田多爲吉安債准而責田之家半有虛糧坐戶縱盡終歲之入不足完分内之征何乃於正賦之外每石加幾分以補南昌逋

年以來每石又加幾分以代撫建不知南昌雖爲衝要然一邑里甲足以雄于一府而徑編見役贛屬實倍于南昌撫建雖值寇臨然剽掠道路必由于嶺北而受兵被害贛屬實先于撫建自加征之命既下富人日入于困窮貧民多逃于巢穴以故指引刼掠者多土著之民探聽軍機者多城市之衆此非得已命不堪也邇聞興化潮州皆以兵寇之故俱蒙蠲免事體相同乞一體優恤民獲安生矣臣據二府民情照得南贛二府據江西之上游爲全省之藩蔽界鄰閩

廣故流冦之出入必先取道攻城掠野無歲無之此南贑門庭之患他郡之所無也密邇三巢依峒酋之流毒必首受禍虜人殺人無歲無之此南贑腹心之患他郡之所無也崇山峻嶺草木不生地廣人稀生理鮮少流冦一入輙相附從勾攝一行入巢規避盜賊耳目寄于城市之姦刼虜孳牲充彼販夫之利此南贑百姓之難治他郡之所無也有田者非土著之民力役者半寄籍之戶緩則謂非親管或相抗拒急則逃去原籍追攝不前一涉賊巢置之不問此南贑

有司之難行。他郡之所無也。流寇不入。巢寇不出。則南贛安。南贛安則江西之全省俱安。民貧爲盜相與勾引。則巢寇出矣。遷移他省。招集亡命。則流寇入矣巢寇出流寇入則南贛不安南贛不安則江西全省不得高枕而臥此今日事勢。較然可睹者也。故輕徭薄賦。稍加優恤。非獨寬南贛之民。亦所以安全省之民。加賦重征。民將從盜。非獨遺南贛之憂。亦所以重全省之憂。此今日事理。亦較然可睹者也。然則何以有加派哉。其故有二。他郡之民。以有力者爲之營。而

奸胥復爲之佐。以故那移飛灑。日取舊額而更置之不至于極輕不止也。南贑之民。地遠勢隔。而莫之控訴。當事者習爲故常。而莫之省憂。此所以歲復一歲增派不已。而坐受其困也。國家定制竭腹裏之力以供邊方者有矣。未聞令邊方之民代輸腹裏之糧者（以江西一省論之則南贑爲邊方耳）是在承平之日且不可。況南贑災患。十倍他郡。而獨不加意乎。即今四郊荒落。半無人烟。流入賊巢。苟避徭役。往往有之。庫無餘財。倉無餘粟。賑之則力不能周。究之則事不由已。此臣所以日夕憂思。而計不知

邊腹

所出也。伏望 皇上軫念邊鄙之地、節遭災眚、敕下戶部、凡額外加派錢糧、俱令照舊數徵解、則地方幸甚、